

【抗日】

## 马库人智擒日寇

■吴良根

油车港镇的马库汇历史悠久，方圆几十里。那里，曾经流传着一个让人铭记的乡村抗日故事。

话说1936年7月15日，苏嘉铁路建成通车。这条铁路自苏州沿大运河南下到达嘉兴，全长74.44公里。在1937年淞沪会战的三个月里，向前线运送了大量兵力，也是难民的生命线。

上海沦陷后，苏嘉铁路落入日寇之手，他们在紧邻南官荡的丹牌里圩头的大运河坝口建了一座两层炮楼、一座平房碉堡，并有围墙连接，驻有一队日本鬼子，在沿线大肆烧杀掳掠，比如杨溪村，一次就被烧毁房屋七百多间。

一年暮春，丹牌里的大阿妹与人结伴去炮楼东边的油菜田埂上割草，突然听到炮楼里传来人的惨叫声，还有狼狗的狂吠声，她吓得躲进半熟还青的油菜田里，弓着腰走出很远，才敢站起来逃回家。过几天，因农事路过“夹湖”（沿铁路两侧挖泥筑路基留下的带状水域），大阿妹看见有五花大绑的死尸余在水面上。

丹牌里往南二三里，有个村落叫高家浜，来金夫妻俩在通往大运河的吴泾港口张鱼簰，并以卖鱼为生，日夜栖居在看簰的毛竹草棚里。在此经过的这段铁路上，有个日

本鬼子兵经常独自一人，到了晚上出来巡逻。他看到来金妻子年轻又漂亮，就起了歹意。有一晚，他趁来金有事离开，便爬进毛竹草棚，强奸了来金妻子。

日本鬼子的暴行，激起了沿线群众的满腔仇恨。这时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新滕一带的抗日事迹，鼓舞着群众的斗志。尽管手无寸铁，人们也一心寻找时机抵抗，杀敌报仇。

当时，马库集镇沿河的石船舫上有另茶馆，开德就在对面开了另剃头店。

一天，店里来了个日本鬼子，他把步枪往墙脚一戳，就坐到凳子上，对着开德“滴里嘟噜”讲了一通，还不停地指指自己的眉毛和板刷胡子。开德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只好问：“眉毛、胡子你都要，对不对？”看到鬼子不停点头，开德就在给他剃完头发后，用剃刀刮掉了他的眉毛、胡子，放进他手里问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鬼子一照镜子，顿时圆睁双珠，随手就要取枪。开德眼疾手快，抓起理发凳上的木枕头，对准“矮东洋”脑袋猛砸下去。见鬼子瘫软在凳子上一动不动，开德知道自己单枪匹马一时无法对敌，便抄小路迅速藏进小镇北面的田野里。过了半个时辰，日本鬼子醒来后，发现不见了开德，就背着枪，先到茶馆里搜寻，又上街四处搜寻，一番折腾后，只得灰溜溜地回丹牌里的炮楼去了。

来金三十出头，血气方刚，得知妻子被奸淫，强忍心头怒火，盘算着怎么杀敌报仇。经过一番仔细观察、精心谋划，终于决定动手。

那天晚上，月黑人静。来金和约来的一个要好兄弟装扮成打工晚归的路人，一人拿根扁担，一人扛着渔船船里用的稻草席，一前一后急匆匆地赶路。就在与那个独自巡逻的日本鬼子交会的瞬间，来金抓起一把带在身上的石灰粉，照着他的眼睛猛力摔了过去。趁着日本鬼子睁不开眼的工夫，来金兄弟举起扁担劈在他的头上，直接将其打倒在地。紧接着，两人迅速用破布塞紧他的嘴，把人裹进稻草席后紧紧扎牢，用力抬到小渔船上，连夜摇船到新滕镇上。

炮楼里的一小队日本鬼子知道新滕一带抗日游击队的厉害，不敢前去要人。来金他们用铁丝绑住日本鬼子的双手双脚，到了天亮拉着游街一圈后，就把他处死了。

马库的抗日行动，让村民好一阵开心，还震慑了鬼子。一年的正月半黄昏，在炮楼顶上的日本鬼子看到大运河东西两岸的火把在四处游动，还听到断断续续的呐喊声，以为是游击队包围进攻过来了，就胡乱地向四处开枪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时当地的人们正在举行“斗火把，烧田蚕”的民俗活动，以祈祷丰年，企盼抗战胜利呢。

【传说】

## 朱元璋与太平寺

■朱云彬

传说元朝天历年间，皇帝元宗夜间接了一个噩梦，梦中有人把他推到黑暗的灰堆里。次日，文宗请来军师为他解梦，军师说，“此梦凶也，江淮有降天子之兆。”文宗为了保住自己皇位，下旨要把江淮境内的孕妇统统杀光。

凤阳县一位百姓名朱世珍，老婆陈氏正怀孕在身。他想带陈氏外逃，但又为难起来，因为家中还有八十七岁的老母在堂。朱母看出儿子的心事后，借口要剪指甲，向媳妇要来一把剪刀，趁人不备，将剪刀刺入自己心窝。朱世珍将母亲匆匆下葬后，携妻离家出逃，走前遇到一位道士，他对朱说，“钱塘江畔，太平寺内，真龙出世，天下太平。”于是，朱世珍夫妇一路往南乞讨，最后到了海宁皇岗的太平寺，产下了一个胖胖的儿子。

朱世珍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元龙，太平寺老和尚认为名字叫元龙不妥，当今皇上杀孕妇，就是要杀真龙天子，名字带龙字的人会上大祸，因此老和尚给小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元璋。

后来，朱元璋为了生计，在太平寺做了小和尚。老和尚见元璋聪明伶俐，又为他拜了三个师傅，一个教他读书认字，练书法；一个教他弄刀枪，练武艺；第三位师傅教他学器乐，弄丝竹。在三个师傅的教导下，他进步很快，成了太平寺诸多和尚中的佼佼者。

有一次，朱元璋在并栏旁睡着时被一位教书先生看到了，只见他头朝天，两手托开，两腿叉开，头枕一根扁担，活像一个“天”字，先生正要喊醒他，只见他翻了一个身，顺手把扁担向下一推，侧身呼呼又睡去了，原来的“天”字变成了“子”字，那先生一时惊得目瞪口呆，觉得这个小和尚不同寻常。这位先生就是后来帮助朱元璋打天下，创立大明江山的神机军师刘伯温。

据传，这年二月初七，太平寺方丈、老和尚全都外出化斋，只剩下小和尚朱元璋守寺打扫寺庙，他边扫边想，如果这些菩萨都走出山门，空屋殿打扫不就省力了吗？于是，他随口就说，“菩萨们听着，统统请出山门外。”话音刚落，菩萨全部走出山门。方丈们化斋回寺，发现寺庙内空空，大感疑惑。朱元璋即对着山门外的菩萨说，“你们这些菩萨听着，统统请进山门里，原来在哪里，仍在哪里。”不一会儿，泥菩萨们就归位原处。人口快如风，次日，消息很快传开，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挤轧着来到太平寺，想一睹真容。传说，这就是农历二月初八海宁皇岗轧太平的由来。

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的“皇岗轧太平”活动，至今还是海宁一带的传统民俗。

【趣谈】

## 徐文长怒惩恶少

■奚永良

话说明代才子徐文长的妻子有个堂弟某甲，从小没爹没娘，生活由徐文长夫妻俩照顾。小堂弟在学堂念书成绩很好，很受先生器重，引起了同窗几个恶少的嫉妒。他们经常搞恶作剧，戏弄某甲。某甲自知势单力薄，只好忍气吞声。一次晚自修，先生不在，几个恶少事先在某甲坐的石凳下放上了一盆烧得旺旺的火炭，毫不知情的某甲一屁股坐了上去，以致臀部被灼伤。他回家告诉了姐姐、姐夫。徐文长只淡淡地对他说，“不急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”徐文长去药店抓了几副外伤药给某甲敷用。几个月后，某甲屁股伤口结了疤，又长出了新皮肉。徐文长交代表弟将脱落的结痂一片片收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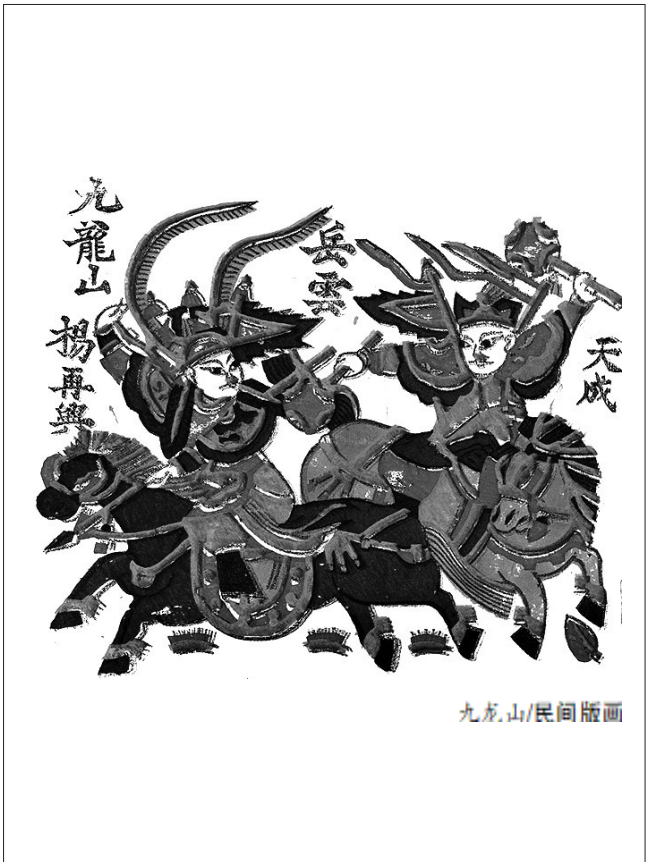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后，某甲中举了。徐文长发出了请帖，几个恶少全部被邀请。恶少们不敢不去，只好互相提醒小心为妙。

恶少们到了徐府的厅堂，一

看，满桌丰盛的酒菜，再观察周围环境，也没有火盆一类的可用伤人的东西，于是便一个个地放心入座。徐文长让某甲给他们依次倒满了酒，也给自己斟了满杯，并带头喝酒、吃菜，还热情地劝恶少们趁热吃菜。恶少们放下心来，享受着佳肴。等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，徐文长还亲自下厨，端上一大盆汤来。恶少们便不顾三七廿一，舀起就喝，还一个劲地夸徐文长的烧菜手艺好，这汤真是鲜！

几个人把一盆汤喝个精光，盆底朝天。这时，徐文长发话了。首先，他严肃地对某甲说，“你考上了功名，不要辜负父老乡亲，也不要欺压百姓。”然后，他冷眼看着几个恶少，“你们刚刚喝的是‘结痂汤’，就是用某甲屁股上的结痂烧的。希望你们喝了后长记性，做人要光明磊落，不要耍阴谋诡计！”

几个恶少顿时脸如土色，连说“下次再也不敢了”。



【亲历】

## 小镇上的“单位”（上）

■章剑

20世纪80年代，“单位”是人们最坚实的生活依靠。它不仅是谋生糊口的饭碗，更是邻里人情交织的温暖港湾，而县城下面的小镇，则是各类单位在最基层的集聚地。

新朋友见面，总要问一句：“您在哪个单位上班？”有单位的人便略带自豪地坦率相告，没单位的人就只好含糊其词，搪塞几句。那时的社会，人们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群体——有单位的人和没有单位的人。身在单位的人，便是端着“铁饭碗”的人；而没有单位的人，多是靠天吃饭的农民，或是漂泊不定、打零工的手艺人。对普通百姓而言，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梦想，便是跻身“单位人”的行列，端上“铁饭碗”，每月领到国家发放的工资，从此衣食无忧、安稳度日。

1984年下半年，我师范毕业，顺利成为许多人羡慕不已的“单位人”。随后，我被分配到浙西一座小镇的小学任教。也正是在这里，我真正走进了一个个藏着烟火气息的小镇单位，体会着每个单位的独特分量，慢慢镌刻下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。

最先接触的，是粮管所。“单位人”最鲜明的标识之一，便是能领到国家定期发放的粮

票，而我入职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到粮管所办理粮食关系落户手续——这正是粮管所的核心职责。粮管所就坐落在小学西南侧，出校门几步路便到，往来十分便捷。在那个物资尚不充裕的年代，粮管所曾是最吃香的单位，手握粮油大权，举足轻重。只是随着农村改革推进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吃饭问题不再像往日那般紧迫，粮管所的地位与权威，也渐渐不如从前。

我去办理手续时，负责接待的老王个子不高，待人谦和，言语间总爱问起小学里的琐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孩子正在我们学校读书。老王很重视子女教育，时常主动找老师打听孩子的学习，坦诚交流心得。粮管所下属还有一个粮站，站长老祝人高马大，他的儿子恰好就在我班里，是个活泼好动、爱惹麻烦的孩子。老祝也格外操心儿子的学业，常找我沟通情况。老祝的妻子在小镇街上开了一家小饮食店，我时常去那里吃一碗馄饨，边吃边聊几句孩子的学习，闲谈间满是邻里般的熟络。

粮管所年轻人多，活力满满，闲暇时还会组织职工和我们小学老师打几场篮球，彼此相处融洽、情谊深厚。他们除了按规定给我们发粮票、油票，唯一的“特殊照顾”，就是粮

站有好米到货时，提前打个招呼，让有需要的老师及时去选购。

小镇上比粮管所更风光的，是供销社，那里藏着另一种属于时代的热闹与鲜活。那时商品经济刚刚兴起，许多物资依旧紧俏，常常供不应求，供销社便成了小镇上最“吃香”的地方。我们小学的老师，想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样的紧俏商品，还得托供销社的熟人帮忙。小镇上有两三家供销社商场，既是我们日常闲逛的去处，也是采购生活用品的主要场所。

我对供销社的认知，大多来自学校的叶老师——她的丈夫老张，正是其中一家商场的经理。叶老师个子娇小，性格外向爽朗，心里藏不住事，常常抑制不住兴奋，跟我们念叨老张最近又发了多少奖金。那些数字，往往是我们几个月的工资，有时甚至超过一两年的收入，听得我们满心羡慕，也难免对自己微薄的薪资生出几分怅然。也正因丈夫有钱有实力，叶老师在学校里格外有个性、有脾气，校领导同事们让她三分。但她为人也热情大方，好几次邀请校长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事去家里吃饭喝酒，让平日里难得改善伙食的我们，尽情欢聚了一番。

供销社的职工宿舍是一幢三层楼房，与

我们学校的教师宿舍舍隔一条马路，隔路相望、鸡犬相闻。供销社也是小镇女职工最多的单位，其中不乏外表秀丽、气质出众的姑娘。传说中小镇“三枝花”，就有两个来自供销社系统。学校里热心的老教师，有时会给单身男教师牵线搭桥，那时单位里的姑娘少，不是“单位人”原则上是不会考虑的，供销社系统就成了重点关注的范围，可惜最后都没能如愿，有的眼看了有了眉目，最终也不了了之，让学校里的帅小伙子们难免失落郁闷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供销社的姑娘们大多十分务实，即便男教师再优秀、再帅气，也抵不过工资低、无奖金的现实。从事商业的她们，远比我们想象中更理性，少了几分浪漫，多了几分对生活的清醒考量。那被称作“三枝花”的姑娘，后来有的嫁给了当时最富裕的国营某矿的干部，有的嫁去了县城机关单位，都寻得了她们眼中安稳优越的归宿。

供销社宿舍旁还有一幢招待所，我刚到小镇报到时，曾在那里住过几天。印象中，招待所食堂的饭菜十分可口，比我们学校的伙食丰富不少。后来有朋友来访，我常会去招待所食堂买几份菜，算是尽地主之谊，招待远方来客。

（待续）